

“三山”植绿正当时



彭阳绘就生态新图景。本报记者 刘文鑫 摄

编者按 今年,我区将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争取设立贺兰山国家公园,治理水土流失920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90万亩,营造林150万亩,森林覆盖率再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实施的黄河流域国土绿化,重点在贺兰山生态治理、罗山生态提升、六盘山生态屏障建设。本版聚焦“三山”周边“重实干、抓落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讲述干部职工义务植树、林草系统工作人员一线督导、施工企业克难攻坚,完成国土绿化建设任务的故事。

痴心护绿筑牢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 刘文鑫

“把枯树挖了,腾出的空地,栽上松树。树坑挖浅或树栽斜,就得重挖坑重栽。”4月24日,在彭阳县阳洼流域补植补造现场,杨凤鹏指导造林工人平地、挖坑、栽植。自春季造林以来,杨凤鹏整天奔波在各个造林点之间,指导植树。

四月的彭阳,一片片嫩叶在枝头舒展,一面面山坡换上绿装,粉红的杏花、雪白的梨花、紫色的丁香花、金黄色的柠条花……百花争奇斗艳,梯田环绕,林茂草密,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生态改善,环境变美。”杨凤鹏看着眼前的美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多年来,杨凤鹏带领造林队员,以铁锹为笔、以绿树为墨、以山川为纸,改荒山、绘青山、造金山,绘就最美人间画卷。

“早期造林,以抗旱耐旱的山桃、刺槐、柠条、山杏、沙棘五大树种为主,目的是让山绿起来。”1983年之前的彭阳,就像《山海情》里演的,“山是和尚头,缺水如缺油,风吹黄土

走,大雨带泥流。”由于缺技术、少管理,造林成活率很低。

为了提高造林成活率,彭阳县成立造林队,杨凤鹏任造林队长,队员由农民组成,每年从早春3月到初冬12月,全年四分之三的时间与大山为伴,铁锹、迷彩服、遮阳帽是造林队员最忠实的伙伴,干粮、白开水是造林队最得意的“美味”。

“每天清晨6时出发,晚上9时回家,劳作时间动辄十几个小时,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杨凤鹏回忆,早出晚归,归来一身泥,两头都见黑,生活无常规成为造林队员的日常,“尽管如此,队员们毫无怨言,目的只为栽活每一棵树。”

“整地、挖坑,一寸都不能少;苗木质量,人人把关;埂子拍得不平,树栽得不端,及时纠正重来;一方水浇11棵至12棵树,干旱的地方浇7棵至8棵,谁也不能‘偷工减料’。”经过长期实践,造林队总结出了造林“铁规”。

造林队员的铁锹把上,按照50、60……

100厘米刻上刻度,边挖边测量,保证工程分毫不差。同时,每个队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标记,不仅用来记录劳动所属,还能区别是谁挖的坑、谁种的树,作为责任倒查的“证据”,确保每一棵树都能成活。

彭阳县北有一道山,全是砂石和红胶泥,被当地群众称为彭阳的“火焰山”,是造林中难啃的“硬骨头”。造林队接到绿化任务后,扛着树苗上山,用铁镐挖坑,背水浇灌,所栽树木成活率达到90%以上。

几十年如一日植绿,彭阳县林木保存面积由1983年建县初的27万亩增加到180.16多万亩,森林覆盖率由3%提高到34.31%,累计治理小流域90条1879.9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11.1%提高到80.58%,每年减少向黄河排放泥沙量1087万吨,做到水不下山,泥不出沟。

在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中,杨凤鹏带领造林队不但掌握黄土高原干旱旱带抗旱造林技术,还摸索出了一些独特的造林方法。其中,“穴状桧柳栽植法”是在几乎垂直的公路护坡

上,用洛阳铲垂直于坡面打眼进行栽植,这项技术填补了公路护坡造林的空白,树木成活率接近百分之百。

回首间,大地山川已是满目苍翠。在一代又一代造林人辛勤努力下,黄土地上绿成荫,六盘山生态屏障愈发浓绿。杨凤鹏也从一名造林队员,成长为林业高级工程师,满头黑发变白发,造林队员中先后有3人献出生命,11人身负重伤。

“现在造林条件明显改善,修建了作业道路,浇水有专用车辆输送。”杨凤鹏感慨道。今年,彭阳县根据不同地理条件,采取针阔混交、乔灌草花立体配置等造林模式,精准实施造林绿化工程,一面坡、一道沟、一架梁、一条流域整体推进提升,统筹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沟坡梁塬一体推进。

采取苗高1.5米以上云杉、胸径3公分刺槐、直径3公分山桃等“见缝插针”开展补植补造,打造四季有花、四季常青、树种多样、乔灌草立体融合的生态新景观。

世纪大道「绿色蜕变」

本报记者 朱立杨 文图



绿化工人在世纪大道两侧栽培、修剪绿化带。

家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锦林街道的绿化工人乔德志家里有一张老照片:当时还在跑运输的他和朋友站在大武口区110国道与世纪大道交叉口的汽修厂前,脚下是一洼污水,身后停靠着一排运煤的卡车。

“照片看起来发灰,这可不是因为放的时间长了,那天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说起当年世纪大道一带的环境,乔德志直摇头,“当时这片区域只要刮大风,人就变得灰头土脸。拉煤的卡车穿行在两边遍布洗煤厂、堆煤场的道路上,空气里弥漫着粉煤灰。”

“那时候,大武口最稀缺的就是蓝天、绿树。”也曾跑运输,后来同样转行搞绿化的工人雷敬明有相似感受,“我们拉完煤回家洗脸,洗脸盆里能澄出一层煤灰。那时候没人敢穿白衣服出门,每次回家时衣服领子、袖口黑乎乎一片,洗也洗不干净。”

4月23日,说起往事,乔德志和雷敬明感叹,往事随风,记忆中蒙着灰色的萧瑟景象早已被大武口区劲扬的绿色发展之风吹散,取而代之的是“满目新绿映山”的生机盎然。

今年,石嘴山市将贺兰山东麓110国道生态提升项目列入重点项目,项目建设总长度5.6千米左右,建设面积484亩。项目2月23日开工建设后,乔德志和雷敬明就在现场忙活,“目前贺兰山东麓110国道(世纪大道段)项目已完成管网铺设,计划于4月底完成苗木栽植。”

最近,开车往返于大武口区和惠农区的司机王洪刚每周都经过世纪大道,他注意到,新建绿化带里春夏秋冬四季常绿的乔灌木和地被翠绿、金黄、深紫等色彩交织,让人眼前一亮。

“国道上来往的卡车较多,多彩绿化带、绿篱不仅可以更好地防风固沙,也有养眼放松的功效。我们根据路段长度,融合各路段的景观特色,每隔70米栽种一种灌木,选取了景观层次丰富的金叶榆、矮化金叶榆、紫叶李、紫叶矮樱等树种。”大武口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张勇说,世纪大道是大武口区北面的主入口,随着城市绿化品质提升,对这条道路沿线绿化进行改造提升势在必行。

世纪大道的“绿色蜕变”是大武口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工业摇篮向科技创新摇篮转型,推动工矿时代向生态时代转变的生动注脚。

2017年,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大武口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气,踏上了“弃煤补绿”的新征程,关闭退出涉煤企业129家,治理历史遗留无主渣堆、采砂坑16处,实施生态修复项目14个,累计动用土方8200万立方米,拆除洗选设备108台套,拆除厂房等3500余间。同时,采取采坑回填、削坡降阶、沟道清理、坡面覆土、人工造林、撒播草籽等多项措施,修复“伤口”,修补“绿色”,实施生态修复项目14个,栽植树木64万余株,撒播草籽80平方公里,整治修复面积106平方公里。

这些年来,大武口退出以煤炭为主的产能826万吨,涉煤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由2016年的47.8%下降到2021年的14.5%，“十三五”期间能耗总量下降18.5%，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1.5%。“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大武口区被生态环境部授予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在宁夏实现‘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零的突破。”大武口区主要负责人说。

通过治理,贺兰山“黑、脏、乱、差”的状况明显好转,大武口人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不断提高。

去年以来,大武口区坚持以修山、整地、增绿为重点,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要、综合修复为基的方式实施80多个生态修复项目。目前,该区新增绿化面积1.8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28%,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8.7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20.83平方米,居自治区前列。

董川:行走 在好汉峰

本报记者 杜晓星 见习记者 哈玲 何婉蓉

家牛羊。

21世纪初,罗山开始全域封禁,山下的村庄也被陆续迁走,让罗山远离人类活动的干扰。

从那时候起,罗山一年比一年绿,特别是林草最茂密的好汉峰周围,还吸引来了不少野生动物。这几年,董川巡山时就遇到过野猪、豹猫、麝、羚羊等。他说,对人威胁最大的还是野猪,成年的将近2米长,通体棕褐色,鬃毛倒立,獠牙外露。这家伙在丛林里横冲直撞,“轰隆隆”作响,就像一辆飞驰的小装甲车。

“看!这是积雪压折的树梢!”午后3点钟,董川穿过阴坡那片青海云杉林,里面阴冷得很,地上还有积雪残留。董川告诉记者,青海云杉只能生长在海拔2300米以上,就喜欢这种寒冷潮湿的高山环境。

4月17日,吴忠市红寺堡区下了场小雨,罗山却下了场中雪。红寺堡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植被繁茂的罗山山顶却有300多毫米的降雨量,加上山上气温低得多,就有了近在咫尺却雨雪之别的景观。这些年,罗山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山上植被茂盛,山洪“销声匿迹”。

在这片青海云杉林里,一棵棵笔直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董川说,罗山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上,方圆100公里没有其他森林分布,眼前这片很珍贵,一定要保护好。

他指着一株青海云杉说道:“它有3年的树龄,罗山的一草一木,靠的是漫长的自然更

新,回头想想,能长成眼前这片山林,这么高又这么密,得花几百年。”在他眼里,好汉峰上遍地都是宝,有珍贵的松茸,中药材也有上百种。有一种紫参,黑疙瘩根茎治腹泻,特别灵。高山气候的滋养,赋予了好汉峰中药材极好的药性。

在好汉峰,董川每天巡山6小时,要走2.5万步,上午下午各一次,每次路线都不一样,三天才能走一遍。防火、防盗猎、采集病虫害样本……巡山时,他操心的事可不少。

董川还透露了个小窍门:不能直线走山路,要走“S”形路线,“这么走不累人”。虽然好汉峰温差大,但他早就练就了一副好身板。回到护林点,董川开始张罗做饭,他吃得最多的菜肴就是土豆,因为好储存。这里所有的生活物资,全靠从山下往上送,15天补充一次,新鲜蔬菜储存不当易腐烂。天气热的时候,塑料桶里的水放的时间久了也容易有异味。

冬天最冷时,“螺尖”上气温可达零下30多度。在护林点上,虽说有先进的空气能热泵来供暖,室温也只能维持在17度左右。睡前一小时,董川还要打开电热毯,来升温驱潮。

在好汉峰上很容易遭雷击。董川巡山时,就看到过不少被天雷拦腰劈断的大树。虽然护林点下面铺设了避雷网,但还是防不胜防。

2020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好汉峰上雷声大作。董川静坐在宿舍最里边的床铺上。突

然,一个天雷,打得宿舍铁门直冒火花,屋里的灯也一下灭了。雷雨过后,董川仔细检查护林点设施,不只是灯,就连监控设备也被击坏了。

当事人半带调侃地说,小小宿舍里就有这么多东西遭雷劈,他还真是“大难不死”。董川说:“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不出意外的话,好汉峰就是最后一班岗。”再说,“守山顶,也就老汉适合干,年轻人可待不住”。

有一回,还没成家的小儿子陪老董上了趟好汉峰,来瞅父亲到底咋守山。转了一遭,直说“换成自己可干不了”,抱怨道“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小儿子不知道,父亲守山这么多年,有时也挺孤单。巡山时,他总喜欢吼两嗓子,来驱散寂寞。

董川的老伴也是个护林员,前些年退休在家,眼下正帮大儿子带孩子。年轻时,两口子都护林,1个月才能休6天。大半辈子过去了,董川守山的时间比在家里长得多。

山高人为峰。在罗山的最高峰上,董川一览众山小,他行走在莽莽森林中,守护着这片绿。



↑董川巡山中。本报记者 杜晓星 实习生 彭斌 摄



好汉峰上的青海云杉林。本报记者 杜晓星 实习生 彭斌 摄